

# 是與非之間，就是藝術的所在

文 | 王璽安 (藝術家)

## 空間中的空間

空間的命題總是藝術作品的重點，思想史上來說，自德國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經驗哲學對於空間經驗的討論，再抑或法國哲學家巴舍拉 (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 空間詩學 (La Poétique de l'espace) 對於空間命名語言與現象學的想像力思考，空間提問，如同令人著迷的考古 (如同西方著名的杜林裏屍布 Shroud of Turin 的考古比喻，其剩餘的屍體物質，在作為活體普遍存有意義消失後，在此後藉由對甚於物質而引發許多的想像)。而藝術作品，對於空間的演繹與詮釋更似乎成了一種基本的事物，如同墨西哥藝術家奧羅斯科 (Gabriel Orozco, 1962~) 作品中對於拾得物質的再次解剖重組，使得一個日常物質獲得了內在空間的再次展示，固有外型的物質開啟了新的聯想意義。又或是繪畫，總是試圖在平面的初始，一個純白的紙張或是畫布以及任何表面，切出 (畫下) 或是構成新的空間一般。對於空間中的空間的著迷，是藝術創作長此以往的動能所在。

而身處東方台灣的藝術家陳松志，更是在上述意義脈絡中，直接以空間當作辨識他創作的特徵。猶記得 2005 左右，他在台北新樂園發表了一次個展 (第七卷)，在老公寓改建而成的展覽場地中，他直接以木板隔間以及牆面塗布的材料等，作為展出主體，進入展場貌似沒有所謂作品，直到我們發現地面、牆面許多細緻物質處理條件而構成了所謂作品：陳松志對於空間的關注就在於那個他所進駐的場域，展覽場就是藝術精神的身體寄存之處。如果我們長此以往地推敲他的作品，空間裝置已不能形容這個創作的樣貌；反之，他所裝置的不是空間內的事物，而是每個作為空間本體的物質、每個被辨識的空間區域、甚至每個小細節形成的內在空間都是裝置所在之處。而時間來到 2016 年，在台北伊通公園的個展計畫裡頭，陳松志也延續了對於材質內在宇宙般的發現特質，有幾件無題素描連作，以布面為主要材質，並且將他剪破，利用破邊的線頭拉出細線，並且在交織之中將平整布面重新拉展出新的空間，原本完整的布面交織而成為了線段與破洞的重新交織，布的空間特質等於被放大或是產生了回溯到布面織品材質生產過程所形成的意義：布在製造時的交織程度決定了一塊布的特質與紋理。陳松志擅長巧妙的還原這種空間特質，一如他著名的對於薄木板材質的拆解還原手法。於是初看陳松志作品時，總是令人費解卻又驚奇：費解的是那些作品總是在人們生活體系世界中，顯得如此平凡；驚奇的是，原來普通的材質，總是在於我們仔細推敲之後，顯得如此特殊。陳松志作品中往往將一個普通的場合，經由手工程序的剝除 (如同他經常層層剝除木板的〈微弱的美感〉系列作品) 而轉化成了特殊的微妙場域，空間中的空間沒有多餘的堆砌，而只有不斷由平凡物質昇華的手作細節，質樸物質在此成為了手作昇華後通透內在靈魂交會之處。

## 質樸卻精緻的微妙之處

「化腐朽為神奇」這句名諺，常常成了誇大的反諷語，在當代生活的世界裡頭，我們什麼都不感驚奇，數位光感世界讓一切事物煥然一新：腐朽也不再驚奇，但卻也不再引人，當驚奇每天上演，往日再特別的事物，也將成為陳腔濫調，像是我們對於當代錄像藝術 (Video Art) 其實已經感到平凡無奇：驚奇也成了腐朽。在這樣當代充滿複製再造的世界中，手工製作也因此更顯得重要，陳松志的手作細節，正是在一個這樣的意義下，在當代藝術世界中更加吸引人，媒介的新舊區分不是藝術裡最值得一提的重點，那可能僅是浮雲一般的存在。

華美的服飾、精巧的室內居家佈置、巧言令色特質的藝術作品等等，我們已經看了太多，藝術世界中，為了吸引人而做的那些作品，多半具有那些過度包裝的特質，有甚者更將頹頹風格成為虛假的樸素，像是假裝古樸的古董傢俱的虛偽一般 (像是擦上了斑駁效果漆的偽古銅雕塑一樣)，當代藝術中充斥著虛偽的頹敗物質，那些假裝樸素的手法使得許多材質創作的作品顯得可笑：那些作品越是玩弄樸拙，往往益顯矯揉。

而陳松志對於材質的樸素質地的掌握，容易因對於材質的耍弄，而顯得造作的手法裡頭，卻找到了一條蜿蜒卻清晰可行的路徑。2016 陳松志以「是與非的模樣」作為展覽的命名，這個展名讓我們或許想起，我們究竟是以

什麼樣的方式去認識我們所面對的世界？在我們認為什麼是藝術之前，我們終究得對於我們所見、所感的世界有所敏銳感受。陳松志經過了一段段空間裝置的展出，讓駐足於他作品裡的人，去發現了什麼是生活的質地，而到了本文行文的此刻，透過這個對於是非模樣的提問，讓我們看到了他作品中，對於生活物質更進一步的細膩通透關係的揭露。

## 工業、美感

多數如我們一般的人，也如同多數在都市相關地方生活著的人們，工業製程的成果，支撐了我們生命的種種，那些工業的產品質感與使用特質，就像是我們日常的語言一般，清清楚楚地、在於生活的質地方面，將我們作為人類的生命體工業化地包覆著，我們透過語言表述我們可以說的、同時我們透過工業成果體驗我們的生活。

在是與非的模樣的的作品計畫裡頭，工業產品物質成了抽象的生命靈魂。陳松志運用了布、棉線、纖維織品、印刷的雜誌內頁、塑膠袋等物質作為手作塑造的來源，而這類物質多半脫離不了石油產業，一如他近年的裝置，像是〈別境系列一無關的意外〉如石油噴泉的塑膠桶奇想作品（塑膠桶就是塑膠泉源）還原了塑膠物質與石油的關係、〈別境系列一航〉（現代人造物質的填充與物質重組的意義飄移，產生的自然與非自然的生活奇航），陳松志從早期的木質、粉塵、水泥、破碎與完整的作品操作，有所轉向到關注物質內在小宇宙及其與我們生活奇想的路徑，在這條路徑，原本體現工業勞力後靜謐的創作，轉向到了近代工業的奇幻敘事。

是與非的模樣計畫主要展出作品，空間裡頭裝置了許多印刷品的內頁，並被揉捏而後被貼在牆面上，揉捏後皺摺而帶有微微的曲線感的印刷紙張，形成了一個個的造型單元，每個揉紙造型單元都綁著一個透明的塑膠袋，袋裡裝了點水，而每個黏著在牆面的這個有水的紙張皺摺單元的附近牆面，都有著雜誌內頁印刷紙張利用紙上油墨所刮出的些許彩色行進軌跡，這個造型彷彿如同金魚一般，金魚帶有妝點感的外表，也就像是印刷的妝點特質，而整個空間就像是有著飄動感的水池，牆面變成了如同魚缸的壁面，我們彷彿在水泥的海洋生物館，看著工業文明的魚水中漂流著。

整個計畫似乎也就建立在這個工業敘事：一個沒有結語而只有不斷發現、不斷重複的工業、不斷重複的人造世界、不斷重複的人造再造（揉捏）紙團，然後不斷地包圍著空間，而塑膠袋裡頭的水是摸不到的，當袋中水被固著在塑膠袋裡頭的時候，就像是印刷品原本有的油墨水分到乾燥的現象，這個空間成為了工業生產敘事的詩篇，工業冷硬特質被柔化了，是與非的模樣也就是硬與軟的對照，堅硬的物質是肯定的、確立的；而軟的物質是似是而非的、流動感的。

## 文明在是與非之間，不需結論

這些工業製品而來充滿詩意的物質裝置創作，也正好形成了一種文明的反思，這些工業體系所形成的創作物質，經過藝術創作提煉與篩選的巧妙平衡，達成了超越物質本體在本來人類社群中的意義，印刷紙張的動物性擬態、塑膠袋的水與身體暗喻、尼龍布料線段牽引的黑洞等，將原來的物質意義昇華，就如同文字被昇華或是簡述成了詩篇。

而詩的體裁，就如許多文學特質，是非總難分明而值得玩味，這種充滿確定感的物質卻又帶有不能道盡的特質，也正是藝術重要之處：你必須從生活體驗然後超越生活，成為精神與物質的靈魂散發來源。

陳松志對於物質的精神的反思，在近年的計畫，是是非非之間，絕妙地平衡了華美與頹傾、空間的鉅觀與微觀、文明與質樸的融合。而讓物質的感受不再那麼地具有絕對的意義，一切都可以寓言、全部也都是局部。是是非非之間的模樣，就是藝術最漂亮的樣貌，其實也是最接近藝術的答案。